

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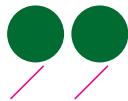
一人的 社企， 一半的 綠色人生

愛共享社區農莊
黎曉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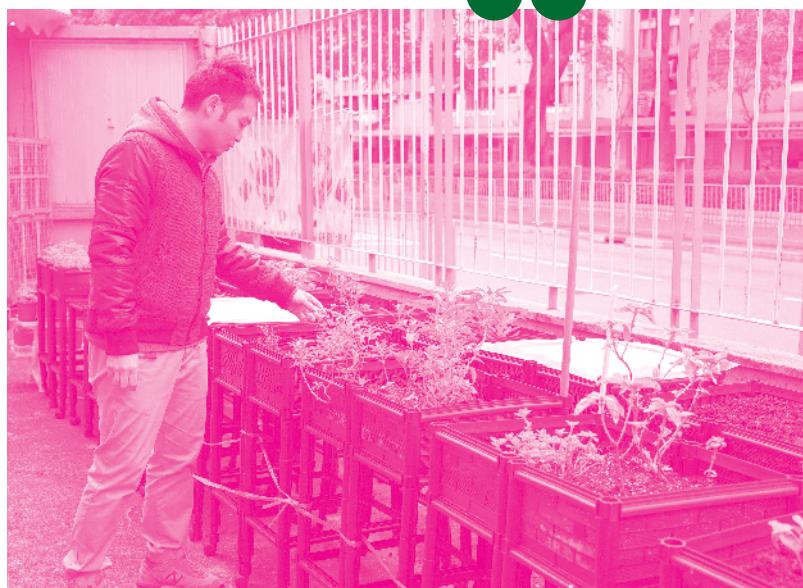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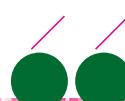
撰文：阿島



Denis自小對科學與發明感興趣，今天的研發成果是多年所學累積而成。



城市無止境擴張，人口膨脹，各種污染、糧食危機、心靈匱乏、「文明病」橫行等已然浮現。*urban farming*（都市種植）是其中由此衍生的「解藥」提案，由20世紀初美國踐行，及後在英國等地興起，近年始更為廣泛、更為人熟知。香港亦始有推動都市種植的革新者和商業模式。這個行業來了一個加入者，他從一個只有四面白牆的封閉環境走到陽光下，獨自而安然守著尚待成長的一瓜一菜。



在石硤尾大坑西、大坑東、南山邨等老屋村林立的邊陲，又一村豪宅區毗鄰，座落著救世軍服務大樓。黎曉峰（William）在這樓前右方的長形露天園圃上細心地澆水、翻檢枝葉，在一片起伏有致的翠綠間。

那一帶恍如是被遺忘了的國度。店舖、建築和環境都留駐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。鳥在鳴叫、樹木繁茂、清新開揚；救世軍借出空地予William創立的「愛共享社區農莊」，那裡成為了William的「小基地」。

當初心遇上現實

園圃排列了40多個種植箱，種有香草、時令蔬果。平日他除打理農作物，會教授種植班，出租種植箱予公眾，參觀導賞，同時為建築物綠化。但William言，如今是街坊小規模生意，沒有大力宣傳、或開辦大型活動，路過街坊在圍欄外見到他打理植物，覺得吸引，會打給他報名上班。來者多是家庭或退休人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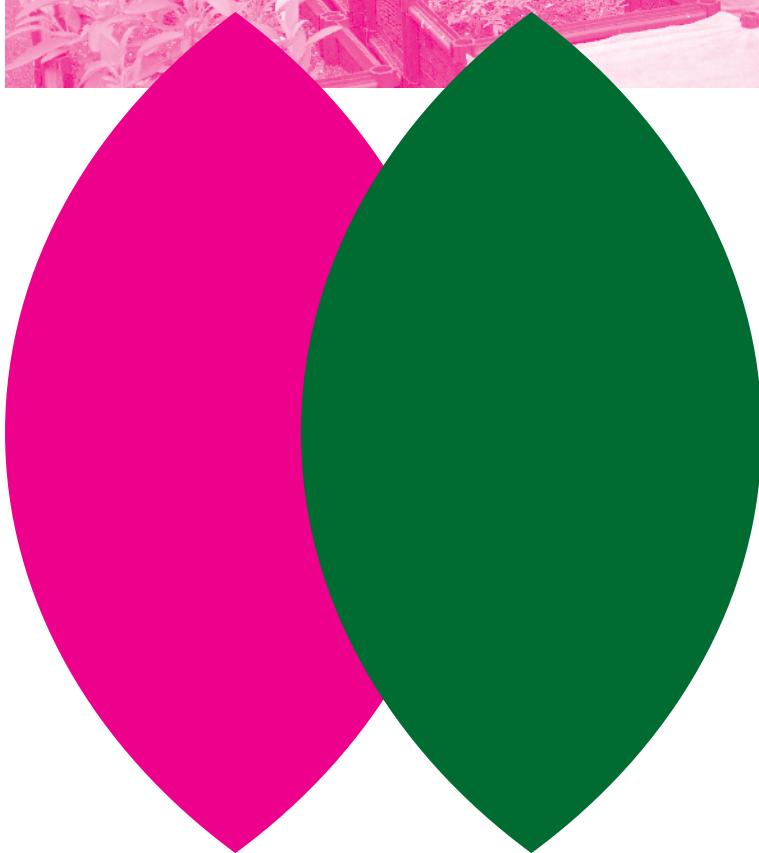
他有著務農者的柔韌氣質，但膚色和打扮則屬都市人。在醫院當放射技師十年，在封閉的空間，每天操持儀器照X光、MRI、CT，他自言工作呆板。但他偏偏思維活躍、天性愛幫人，除了投身醫護界，他也常做義工，服務他人。這些年來，

他目睹不少非牟利組織疲於申請資助，資金來源被動，便想自己會不會做出一種生意模式，自己掙錢幫人？

由是，他開始學習做社會企業，報讀港大進修的社創社企課程，及後來的Good Seed。那時他在港大的社企功課便是嘗試urban farming。當初構想宏大：除希望聚合弱勢社群來學習、打理農圃，還會預想能否在不同區域，在天台、平台、室內等不同地方種植、做到量產；以及開闢租箱區域予以有興趣人士種植。「當時我的導師也認為這點子不錯，預計收入也很可觀。」

但實行起來卻不容易。初時他和三個原不相識的Good Seed參加者一同成立社區農莊，「但後來那3人也退出了，剩我一個；我又找來一個懂種植的朋友加入，成為創辦人之一。後來他再有其他發展，我再度回到一個人。一個人做book keep、做月結、做報告……交予Good Seed……」他苦笑。

耕作、打理的人只有他和少量Good Seed受資助時期訓練出來的低學歷青年、退休人士義工。同時，他觀察到，不少人容易覺得種植新鮮吸引，但當要花錢上課或定期打理，則是另一回事。小生意沒擴張、開支也不大，救世軍也沒收取租金。Good Seed的種子基金用來買盤、



買耕作工具、資助義工，到後來添泥、添肥料則可透過上班費用補貼。雖然一個人，他在想方法細水長流。其中一個方法是，他邊打理園圃邊維持原來的工作。他把醫院的全職轉為三份二工作時間的兼職，每周最少兩天在救世軍打理農圃。「醫院工作是我的後盾，私家醫院工時不太長，下班還有能量做自己喜歡的事。這樣反而可維持得久一點，不會因為怕社區農圃掙取的收入不夠而那麼容易放棄。我可以慢慢打理，沒人催迫，輕鬆做好。」

由密室安舒地帶走到陽光下

在香港，愈來愈多人從事耕作，但絕少全職農夫。日本人塙見直紀在90年代提出對應城市各種發展問題的「半農半XJ」生活理念，他如是定義，「農」為「順從天意經營簡單的生活，從小規模的農業中獲取自給自足的食糧，用簡單的生活滿足最基本的需要」；「XJ」則不是任何一份工作，而是從事自己熱愛的志業、理想，將上天賦予的才能活用於社會，和社會建立正面的連繫，予幸福給大眾。

香港始有一班「半農半X」或「半農半打其他工」的踐行者。William不以務農自給自足，而是服務社會的媒介。與其說William的生活是「半農半其他工」，不如說他更接近一種side-gig的生活，在工餘發展個人志趣、事業。

他在社交平台發現一個和他走著相似道路的人：那人也是做X光檢驗工作，同時營運農場。他們連繫上了，William時而到他田裡幫手。「農場和都市種植很不同，我們會交流心得。」

William本身不懂耕種，但種下去，愈發感興趣。他上過五六個相關課程，學耕種、種植導賞、園藝治療，「由一粒種子生長到一棵很大的植物，很神奇，很有挑戰性。」但他沒想過像他那位同行般經營農場：農夫生活刻苦，日灑雨淋，且全力投入和付出，他不在這種心態。他始終傾向做社區性的、跟幫助弱勢有關的綠色或農業活動。

他雖沒經受風吹雨打，但由密室的comfort zone走到陽光下，決意迎接更多的未知，也是一項挑戰。他說，務農種植自是望天打卦難以掌握，氣候多變，有時必須等待、萬事萬物皆有自己的節奏。他懷著種植的步伐和心境，慢慢試驗出一條屬於他的社企之路——他稱之為未曾放棄，希望未來能達成的「初心」。